

*The Democratic and Scientific Spirit
of Ancient Greece*



古希腊的 民主和科学精神

汪子嵩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汪子嵩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汪子嵩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09097-1



I. ①古... II. ①汪...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02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汪子嵩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097-1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1/2

定价:28.00 元

目 录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1
从苏格拉底说起	1
民主和个人	21
科学和怀疑	44
法治和人治	71
后记	91
谈怎样研究哲学史	93
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	94
哲学史研究什么?	101
唯物论和唯心论	108
我与古希腊哲学研究	117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从苏格拉底说起

在古代希腊，有一座著名的大庙，叫德尔菲神庙。它是祭祀全希腊的大神——阿波罗的，各地希腊人遇到重要事情都要来这里祈求神的指示。在这座庙前铭刻着一条著名的格言：

“认识你自己。”

柏拉图写的对话篇中，有一篇是专门叙述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的集会上为自己所做的申辩的。他被告的重要罪名之一是说他以智慧蛊惑青年。苏格拉底说明这件事的真相，原来当时有一个人到德尔菲神庙去祈求神谕，问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为智慧的人。皮提亚女祭司回答：没有。苏格拉底感到很惊讶，是不是神在说谎话？他就到处寻找比他更聪明的人。他去访问一位著

2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名的政治家，发现这位名人虽然自认为，也被许多人认为很有智慧，实际上并非真有智慧。他访问了许多同样的人，结果一样，因而认识到：越是出名的人智慧越少，倒是那些不闻名的反比他们更聪明些。他又访问一些诗人、悲剧作家和工匠人，发现他们虽然各有专长，但因此自以为在别的方面也有智慧，便错误了。苏格拉底由此得出结论：他们以为自己知识，实在并没有知识，而我却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我比他们更为智慧。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苏格拉底自认为无知，它是对“认识你自己”做出的有深刻哲理的回答。

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苏格拉底谈到“认识你自己”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并不是认识了自己；只有当他知道自己作为人，有什么能力、什么用处，才是认识了自己。认识自己的人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知道做什么事对自己合适，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成功，避免错误。相反，如果没有自知之明，去做那些自己不能做也不应做的事情，那就是自我欺骗，必然导致失败。

早在小学读书时我就听说古代希腊有个苏格拉底，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中国的孔夫子相同，是西方伟大的圣人。但是学了一些哲学史以后，对于苏格拉底为什么能占有这样崇高的位置，倒反而有些糊涂了。他不像孔子那样留下一整套学说，可以让后世传诵学习。他的思想，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在柏拉图的对话篇中；但柏拉图并不是忠实地记载他老师的思想，他不过是借他老师之口来阐述自己的哲学。即使是现在公认可以说是属于苏格拉底思想的那几篇早期的对话，也只是为了寻求某些伦理道德（如勇敢、节制）的定义而揭露对方言论中的自相矛盾而已；（自然，这也是一种揭露其自以为有知、其实是无知的方法。）以致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列叙他以前各个哲学家的思想并评论他们的得失时，对苏格拉底却只说了一句简短的话，说他热衷于讨论伦理问题而忘掉整个自然世界，想为伦理问题寻求普遍的道理，开始注意定义的问题。单凭这点，苏格拉底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理应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说到他的主要贡献，他对后来西方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毋宁说是上面提到的要“认识你自

4 古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己”，而苏格拉底却自认其无知。正因为自认无知，才要不断追求知识，不断认识自己，哲学、科学和文化才能不断进步。一般哲学史上似乎没有特别重视和强调这一方面，只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到，苏格拉底使“认识你自己”成为希腊人的格言。

认识自己并不是全知全能的，虚心使人进步；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反省：哪些事情是自己能够做、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哪些是不能做、不应做而自己做错了的？只有这样才能加深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自己的活动，是理性的活动，在西方哲学中就叫作“反思”。无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学说、一门科学，都要不时地进行这样的反思。《论语》中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一日三省，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但经过一个阶段，自己检讨一下，总结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找出它的原因，往往可以发现原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常说的解放思想，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胡思乱想，而是检讨以往的得失，做认真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前进。

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这样反思的过程。

谁都知道,“哲学”这个词希腊文原义是“爱好智慧”;希腊人所说的“智慧”,是包括一切科学和技艺的知识的。早期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并没有分离。希腊哲学开始主要是研究自然哲学的,到公元前5世纪,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智者和苏格拉底在“认识你自己”的号召下,转向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到亚里士多德才开始将有些具体科学和哲学分离开来,他将后者叫作“第一哲学”,认为它是其他科学的基础和公理。到中世纪,从总的来说,哲学成为神学的侍婢,作为神学的哲学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窒息科学的发展。近代文明和科学从神学的锁链下摆脱出来,要求哲学重新审查它的作用。哲学从理性和经验两个方面为科学提供方法,认识论成为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但是哲学自身又发现了要以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去认识世界的无限性的矛盾,康德提出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问题,这是哲学史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反思。黑格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能接受的,只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

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① 我以为，恩格斯的这段话，是辩证法的精髓，同时也可以说它是人对自己认识的进一步的发展。经过两千多年，人类终于认识到：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能力也要随着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任何时代的人的认识总具有暂时性，是相对真理；要想一劳永逸地得到最终的、神圣的绝对真理，像过去和现在有些哲学家所想象的，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这一点也是对苏格拉底所说的“我自知无知”做了深一层的解释。（当然，并不否认某些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有永恒性。）

从恩格斯写下这段话到现在，又是一百年了。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哲学各家学说蜂起，各种学派杂陈，以致今天除了少数专家以外，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明它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感到，这些思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发展正在冲击哲学（或者说是传统哲学）本身，再一次要哲学认识自己。首先，由于科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它们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它们和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认为是哲学的功能，已经有不少被新兴的学科所取代。如何将它们和哲学区别开来？现在是不是还留下一些问题和对象，可以作为哲学独立的地盘？哲学是不是还具有指导一切具体科学的力量？这早已是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了。又如现代西方有些哲学流派又重新注意研究人的问题，要重新认识自我，讨论人道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哲学就是要研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就是研究人和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异化等问题很有兴趣。这些问题看来当然都是哲学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因此，要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就必须和历史的发展、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等联系起来，如果撇开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研究，离开这些具体学科，单纯从哲学上去抽象讨论这些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是伦理道德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再说，伦理道德的问题本来就是人生观中的重要

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怎么能区分开来？

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方法论，但是现代西方曾经流行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等，却又直接指责传统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例如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认为这些范畴的含义是不确定的，讨论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应该主要研究什么问题，也成为争论的问题了。其他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确定的研究领域，即使由于科学的发展，这个领域的内容和范围可以有所变化，但作为一门科学总可以为它概括出一个定义来。比如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的；由于物质运动形态的不同，它又可以分为力学、声学、热学和分子物理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部门，每一部门又可分若干分支学科，并且陆续有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分化产生出来。但无论怎么分，作为每一门独立的学科，总有它自己的确定的对象，可以为它规定一个定义，将它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唯有哲学，几乎从古代开始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定义。什么是哲学？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我们原来就没有“哲学”这个名称）所了解的就有很

大不同。以致我们看到这一个学派所讲的哲学和另一个学派所讲的哲学几乎相差十万八千里，很难找出它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点。现在有的哲学家提出要重新研究哲学和科学、哲学和人生、哲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正是哲学又进入一个全面反思的时期，哲学不但要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还要说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的理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反思还很难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分歧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对于现代西方哲学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有许多是我不同意的。但是我想，除掉只知背诵僵死的教条的人以外，我们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将它们完全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而抛开了事。对人家所讲的合理思想，应当吸收；对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意见，也应该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实际上，我们也必须对哲学做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便必须接受西方的挑战，建立在真正反思的基础上。

不但哲学在反思中，整个世界都在反思。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矛

盾，使得资本主义不但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能在若干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它们增添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资源的危机、人口发展的危机、环境污染的危机、核力量扩充和战争的危机等，引起许多人对世界的未来感到恐惧。有人不无理由地担心：人类自己用科学创造出来的奇迹，将逐步代替人，统治人，最终毁灭人类自身。因此，许多西方哲学家提出重新研究人，研究自我，研究主体和客体，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另外，在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为了弥补人和人之间的冷冰冰的关系，许多思想家想从伦理道德方面找出路。现在欧美哲学史家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的研究多于研究他的形而上学；有些人想求助于宗教，也有人对古代东方印度和中国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皆是由此。

社会主义也需要进行反思。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不能真正显示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实现的，但是后来的实践却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封建专制统治却比较深厚的

国家中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样的国家里，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看来，是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认真研究，加以总结的。现在全世界许多人，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还有反对共产党的人，多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只能简单说说我赞成这样一些意见：

列宁敢于提出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一国革命的胜利，并且能够领导人民击退国际和国内反革命力量的反扑，巩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列宁是在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进行革命，他面临的任务又是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因此他在党政建设中过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和专政的一面，而忽略了社会主义应有的民主方面。这是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但现在也应该承认卢森堡当时对他提出的意见，认为不重视民主和监督，只强调集中和专政，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是很有远见的。列宁晚年自己也发现了这个缺点，重视民主，提出要有对党的监察制度等，可惜他过早去世了。继承他的斯大林，出于党内斗争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

但不强调民主和法制，反而片面夸大阶级斗争、专政、权力集中以致走向个人独裁。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基本理论和方针，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奠定的，这也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的所谓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缺陷便是只强调集中和统一，忽视民主和多样性，阻碍人民群众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让所有人的一切聪明才智都能真正发挥的制度；而现在这种苏联模式却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发挥。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先后提出改革的问题，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深入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理论思想方面的改革，这便是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寻求一条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真正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道路。因此，这场改革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但是，这种改革不仅有国际上的共同性，它还必须适合各国的国情。因此，在我看来近两年来国内思想界出现的“文化热”，讨论中西文化比较问题是有必然性的，它正是在这种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民族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反思。

我从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说起，认为反思是西方文化的传统精神，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化没有反思，但是我想，在近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反思，至少没有西方那么明显，那么频繁。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帝国。我看到许多文章上说：长期稳定地发展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优点，我们的文化有自信，即使有外来文化，也能被我们悠久的文化所同化和吸收。我想：“自信”和“认识自己无知”是两种相反的心理状态，是不是也表明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的确，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是在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平衡地发展着，其间有两次较大的外来文化的传入。头一次是汉魏时期印度佛学的传入，但逐渐被我们同化了，变成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并且和中国文化一起，东传到朝鲜、日本等地。第二次是在明清之际，西方正当文艺复兴以后，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将基督教和科学知识一起传入中国，但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康熙皇帝）中流传学习了一阵，后来因为罗马教皇也妄自尊大，不愿让他们的教义中国化（拒绝“祀孔祭祖”），触犯了天朝皇帝的尊严，到雍正初年就被下令禁止传入了，从此中国就进